蜀山劍俠傳/1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四回　張老四三更探盜窟　周雲從千里走荒山

下一回▶

雲從恐父母聽了着急，還不敢實話實說，祇說見那人面生可疑，想知道他的來歷，和二伯有何瓜葛。子敬聞言，嘆了口氣道：「這事實在難說。當你中舉那年，不知怎的一句話，你二伯多了我的心，正趕你二伯母去世，心中無聊，到長沙去看朋友，回來便帶回了一個姓謝的女子。我們書香門第，娶親竟會不知女家來歷，豈非笑話？所以當時說是討的二房。過了半年多，纔行扶正。由此你二伯家中，便常有生人來往。家人祇知是你二伯的內親。我因你二伯對我存有芥蒂，自不便問。你大伯他們問過幾次，你二伯祇含糊答應，推說你二伯母出身小戶人家，因她德行好，有了身孕，纔扶的正。那些新親不善應酬，恐錯了禮節，不便與衆弟兄引見。你諸位伯叔因你二伯也是五十開外的人了，寵愛少妻，人之恆情。每次問他，神氣很窘，必有難言之隱。老年弟兄不便使他爲難，傷了情感。至多你二伯母出身卑下，妻以夫貴，入門爲正，也就不聞不問。及至你這次出門，你二伯母將她家中用了多年的女僕遣去，那女僕本是我們一個遠房本家寡婦，十分孤苦，無所依歸，我便將她留了下來。被你二伯母知道，特地趕上門來不依，說那女僕如何不好，不準收留，當時差點吵鬧起來。你母親顧全體面，祇得給那女僕一些銀子，着她買幾畝田度日，打發去了。據那女僕說，你這二伯母初進門時，曾帶來兩個丫頭，隨身祇有一口箱子，分量很重。有一天，無意中發現那箱子中竟有許多小弓小箭和一些兵器。不久她連前房用的舊人，一起遣去，內宅祇留下那兩個丫頭。二伯問她，她祇說想節儉度日，用不着許多人伺候。她嬸家雖有人來，倒不和她時常見面。除此便是性情

乖謬，看不起人，與妯娌們不投緣罷了。」

雲從聞言，便去告知張老四。張老四沉思了一會兒，囑咐玉珍：「雲從雖然早晚用功，頗有進境，但是日子太淺，和人動手，簡直還談不到。醉仙師賜的那口寶劍，不但吹毛斷鋼，要會使用，連普通飛劍全能抵禦，務須隨時留心，早晚將護纔好。」到了第二日晚間，張老四特意扮作夜行人，戴了面具，親身往子華家中探看。去時正交午夜，祇上房還有燈光。張老四暗想：「產婦現已滿月；無須徹夜服侍。這般深夜，如何還未熄燈？」大敵當前，不敢疏忽，使出當年輕身絕技，一連幾縱，到了上房屋頂。耳聽室內有人笑語。用一個風飄落葉身法，輕輕縱落下去。從窗縫中往室內一看，祇有子華的妻子崔氏一人坐在牀上，打扮得十分妖豔。牀前擺有一個半桌，擺着兩副杯筷，酒餚還有熱氣。張老四心中一動，暗喊不好，正要撤步回身，猛聽腦後一陣金刃劈風的聲音。張老四久經大敵，知道行蹤被人察覺，不敢迎敵，將頭一低，腳底下一墊勁，鳳凰展翅，橫縱出去三五丈遠近。接着更不怠慢，黃鵠沖天，腳一點，便縱出牆外。耳聽嗖嗖兩聲，知是敵人放的暗器，不敢再爲逗留，急忙施展陸地飛騰功夫，往前逃去。

且喜後面的人祇是一味窮追，並不聲張。張老四恐怕引鬼入宅，知道自己來歷，貽禍雲從，祇往僻靜之處逃去。起初因爲敵人腳程太快，連回頭緩氣的工夫都沒有。及至穿過一條岔道，跑到城根縱上城去，覺得後面沒有聲息。回頭一看，城根附近一片草坪上，有兩條黑影，正打得不可開交。定睛一看，不由叫聲慚愧，那兩人當中，竟有一個和自己同一打扮，一樣也戴着面具，穿着夜行衣服。那一個雖縱躍如飛，看不清面目身材，竟和前年所見的那個碧眼香狒閔小棠相似，使的刀法，也正是他師父游威的獨門家數。本想上前去助那穿夜行衣服的人一臂之力，後來一想不妥，自己原恐連累女婿，纔不敢往家中逃去。難得湊巧，有這樣好的替身，他勝了不必說，省去自己一分心思；敗了，敵人認出那人面目，也絕不知自己想和他爲難。權衡輕重，英雄肝膽，到底敵不了兒女心腸。正待擇路行走，忽見適纔來路上，飛也似的跑來一條黑影，加入閔小棠一邊，雙戰黑衣人。這一來，張老四不好意思再走，好生爲難。終覺不便露面，想由城牆上繞下去，暗中相助。

剛剛行近草坪，未及上前，便聽那黑衣人喝道：「無知狗男女！你也不打聽打聽俺夜遊太歲齊登是怕人的麼？」一言未了，閔小棠早跳出了圈子去，高喊雙方住手，是自己人。那夜行人又喝問道：「俺已道了名姓，我卻不認得你二人是誰。休想和剛纔一般，用暗器傷人，不是好漢。」閔小棠道：「愚下閔小棠，和貴友小方朔神偷吳霄、威鎮乾坤一枝花王玉兒，俱是八拜之交。這位女英雄也非外人，乃是王玉兄的令妹、白娘子王珊珊。

若非齊兄道出大名，險些傷了江湖義氣。我和珊妹因近年流浪江湖，委實乏了。現在峨眉、崑崙這一班假仁假義的妖僧妖道，又專一和江湖中人爲難，連小弟養父智通大師，都沒奈何他們。公然作案，他們必來惹厭。恰好珊妹在長沙遇見一個老不死心的戶頭，着實有很大的家財，便隨了戶頭回來。本想當時下手，又偏巧珊妹懷了身孕。那戶頭是個富紳，九房祇有一個兒子，還不是他本人親生。前月珊妹分娩，生了個男孩，樂得給他來個文做，緩個三二年下手。一則可避風頭，二則借那戶頭是個世家大戶，遇事可以來此隱匿。不料近日又起變化，遇見一個與我們作對的熟人，祇不知被他看出沒有，主意還未拿定，須要看些時再說。好在那廝雖是父女兩人，卻非我等敵手。如果發動得快，一樣可以做一樁好買賣。到底田地房產還是別人的，扛它不動。不如文做，趁着他們九房人聚會之時，暗中點他的死穴，不消兩年，便都了賬，可以不動聲色，整個獨吞。今晚看齊兄行徑，想是短些零花錢，珊妹頗有資財，齊兄用多少，祇說一句話便了。」

齊登人極沉着，等閔小棠一口氣將話說完，纔行答道：「原來是閔兄和王玉兄的令妹，小弟聞名已久，果然話不虛傳。適纔不知，多有得罪。恭喜二位做得這樣好買賣。峨眉派非常猖獗，小弟縱橫江湖，從來獨來獨往，未曾遇見對手，近來也頗喫兩個小輩的虧苦，心中氣忿不過。現在有人引進到華山去，投在烈火祖師門下，學習劍術，尋找他們報仇。路上誤遭瘴毒，病了兩月。行到此地，盤川用盡。此去倒並不須多錢，祇夠路上用費足矣。」閔小棠與王珊珊同聲說道：「此乃小事一端。本當邀齊兄到家一敘，因耳目不便，我等出來時已不少，恐人覺察，請齊兄原諒。待我等回去，將川資送來如何？」齊登道：「我們俱是義氣之交，又非外人，無須拘禮，二位祇管回去。川資就請閔兄交來，小弟愧領就是。」說罷，閔、王二人便向齊登道歉走去。一會兒，閔小棠單身送來了一個包裹，交與齊登，大概送的金銀不少。齊登謙謝，便行收下。閔小棠又要親送一程，齊登執意不肯，纔行分別走去。

齊登原是在安順銅仁一帶作案，路遇諸葛警我從關索嶺採藥回山，喫了大虧，幸得見機，沒有廢命。齊登立誓此仇不報，絕不再做偷盜之事。誰知路上生了一場大病，行至貴陽，待要往前再走，錢已所餘無幾，重爲馮婦，又背誓言。心中煩悶，進城尋了一家酒鋪，買了些酒肉，獨個兒往黔靈山麓無人之處，痛飲喫飽。想了想，這般長路，無銀錢還是不行。借着酒興，換了夜行衣，恐萬一遇見熟人，異日傳成笑柄，便將面具也戴上，趁着月黑天陰，越城而入。一看前面是一片草坪，盡頭處有一條很彎曲的小巷，正要前進，因爲飲酒過量，貴州的黃麴後勁甚烈，起初不甚覺得，被那冷風一吹，酒涌上來，兩眼迷糊，覺着要吐，打算嘔吐完了，再去尋那大戶人家下手。剛剛吐完，猛覺身後一陣微風，恍惚見一條黑影一閃。未及定睛注視，巷內躥出一人，舉刀就砍。這時齊登心中已

漸明白，見來人刺法甚快，不及湊手，先將身往前一縱，再拔出刀來迎敵。兩人便在草坪上爭鬥起來。閔小棠本從智通學會一點劍術，雖不能飛行自如，也甚了得。因爲昨日遇見熟人，晚間便來了刺客。張氏父女和周家關係，早從子華口中探明，便疑心來人定與張氏父女有關。所以緊追不捨，仗着腳程如飛，想追上生擒，辨認面目，問明來因，再行處死。偏巧一出小巷，便見敵人停了腳步。先後兩人，俱是一般身材打扮，所以他並不知道這人並非先前奸細。及至打了半天，各道名姓，竟是聞名已久的好友。彼此忙中有錯，忘了提起因何追趕動手之事，自己還以爲無心結納了一個好同黨。萬不料適纔刺客，已經隱祕而去。

張老四等他二人走後，纔敢出面。暗想：「幸虧自己存了一點私見，如果冒昧上前，一人獨敵三個能手，準死無疑。如今詳情已悉，自己越裝作不知，敵人下手越慢。」因爲出來已久，恐女兒擔心，耳聽柝聲，已交四鼓，便繞道回來。果然玉珍已將父親夜探敵人之事對雲從說知，正準備跟蹤前往接應。一見張老四回來，夫妻二人纔放了心，忙問如何。張老四連稱好險，把當時的事和自己主意，對雲從夫妻說了。命雲從暫時裝作不知，最好借一個題目，少往諸伯叔家去。又說：「聽敵人口氣，對我們尚在疑似之間，此時我就出門，容易招疑。你可暗稟令尊，說我在江湖仇人太多，怕連累府上，可從明日起，逐漸裝作你父母夫妻對我不好，故意找錯冷淡我。過個一月半月，裝作與你們爭吵，責罵珍兒女生外嚮，負氣出走。對方自昨晚鬧了刺客，必然每晚留心，說不定還要來此窺探。不到真正侵犯，千萬不可迎敵。他見我等既不去探他動靜，又不防備，定以爲珍兒沒有認清。最近期內，他要避峨眉派追尋，必不下手。我卻徑往成都去尋令師，尋不見便尋邱四叔，轉約能人，來此除他，最妙不過。」大家商議已定，分別就寢。

閔小棠、王珊珊兩個淫惡等了三天，不見動靜，竟把刺客着落在齊登身上。但還不甚放心，第四日夜間，到雲從家中探了一次，見全家通沒做理會，便自放心走去。子敬並不知個中真相，一則因張老四是全家恩人，加上相處這些日來，看出張老四雖是江湖上人，其言行舉止，卻一點都不粗鄙，兩人談得非常投機。故由親家又變成了莫逆至好，哪裏肯放他走。說是縱有仇家，你祇要不常出門，也是一樣隱避，何必遠走，再三不肯。經張老四父女和雲從再三陳說利害，雲從母親祇此一子，畢竟膽小怕事，纔依了他們。子敬終是怕人笑話忘恩負義，作不了假。結果先是過了半月，由張老四借故挑眼，和玉珍先爭吵了兩句。雲從偏向妻子，也和乃岳頂嘴。雙方都裝出賭氣神態，接連鬧了好幾回假意氣。周家雖是分炊，等於聚族而居，弟兄們又常有聚會，家中下人又多，漸漸傳揚出去。各房都知他翁婿不和，前來勸解。張老四更是人來瘋，逢人說女生外嚮，珍兒如何不對，鬧得一個好女婿，都不孝敬他了。自己雖然年邁，憑這把力氣，出門去挑蔥賣

菜，好歹也掙一個溫飽，誰稀罕他家這碗慪氣飯喫，有時更是使酒罵座，說些無情理的話。

鬧不多日，連這一班幫他壓服雲從夫婦的各房伯叔都說是當老輩的太過，並非小輩的錯。內中更有一兩個稍持門第之見的，認爲自己這等世家，竟與種菜園子的結了親，還不是因爲救了雲從一場。如今他有福不會享，卻成天和女兒女婿吵鬧，想是他命中祇合種菜喫苦，沒福享受這等豐衣足食。先還對他敷衍，後來人都覺他討厭，誰愛理他。張老四依舊不知趣似的，照樣脾氣發得更兇。子敬知道一半用意，幾次要勸他不如此，都被雲從攔住。張老四終於負氣，攜了來時一擔行李，將周家所贈全行留下，聲稱女兒不孝，看破世情，要去落髮出家。鬧到這步田地，子敬不必說，就連平日不滿意張老四的人，也覺傳出去是個笑話，各房兄弟齊來勸解，張老四暫時被衆人攔住，祇冷笑兩聲，不發一言，也不說走。等到衆人晚飯後散去，第二日一早，張老四竟是攜了昨日行囊，不辭而別。玉珍這纔哭着要雲從派人往各處廟宇尋找，直鬧了好幾天纔罷。

這一番假鬧氣，做得很像，果然將敵人瞞過。雲從夫婦照醉道人所傳口訣，日夜用功。雲從雖是出身膏粱富厚之家，嬌生慣養，但卻天生異稟，一點便透。自經大難，感覺人生脆弱，志向非常堅定。閨中有高明人指點，又得峨眉真傳，連前帶後，不過三數月光景，已是練得肌肉結實，骨體堅凝。別的武藝雖還不會，輕身功夫已有了根柢。一柄霜鐔劍，更是用峨眉初步劍法，練得非常純熟。就連玉珍，也進步不少。夫妻二人每日除了練劍之外，眼巴巴盼着張老四到成都去，將醉道人請來，除去禍害，還可學習飛劍。誰知一去月餘，毫無音信。倒是玉珍自從洞房花燭那天，便有了身孕，漸漸覺着身子不快，時常嘔吐，經醫生看出喜脈，全家自是歡喜。玉珍受妊，子敬夫妻恐動了胎氣，不準習武。祇雲從一人，早晚用功。雲從因聽下人傳說，二老爺那裏現時常有不三不四的生人來往；張老四久無音信，也不知尋着醉道人沒有？好生着急煩惱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夫妻二人正在房中夜話，忽然一陣微風過處，一團紅影穿窗而入。雲從大喫一驚，正待拔出劍來，玉珍已看清來人，忙喊休要妄動，是自己人。雲從一看，來人是個女子，年約三十多歲，容體健碩，穿着一身紅衣。手裏拿着一個面具，腰懸兩柄短劍，背上斜插着一個革囊，微露出許多三棱鋼尖，大約是暗器之類。舉動輕捷，顧盼威猛。玉珍給來人引見道：「這位是我姑姑，江湖上有名的老處女無情火張三姑姑。」說罷，便叫雲從一同上前叩見。張三姑道：「侄婿侄女不要多禮，快快起來說話。」

三人落座之後，玉珍道：「八年不見，聞得姑姑已拜了一位女劍仙爲師，怎生知道侄女

嫁人在此？」三姑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我且不走呢。侄婿是官宦人家，我今晚行徑，不成體統。且說完了要緊話，我先走去，明日再僱轎登門探親，以免啓人驚疑。」玉珍心中一動，忙問有何要事。三姑道：「侄女休要驚慌。我八年前在武當山附近和你父女分手後，仍還無法無天，做那單人營生。一天行在湘江口岸，要劫一個告老官員，遇見衡山金姥姥，將我制服。因見我雖然橫行無忌，人卻正直，經我一陣哀懇，便收歸門下。同門原有兩位師姊。後來師父又收了一個姓崔的師妹，人極聰明，資質也好，祇是愛鬧個小巧捉弄人。我不該犯了脾氣，用重手法將她點傷。師父怪我以大欺小，將我逐出門牆，要在五年之內，立下八百外功，沒有過錯，纔準回去。祇得重又流蕩江湖，管人閒事。因爲我雖在劍仙門下，師父嫌我性情不好，劍法未傳，不能身劍合一。如今各派互成仇敵，門人衆多，不比昔日。所以和江湖上人交手，十分留心。

「上月在貴州入川邊界上，荒野之中，遇見你父親，中了別人毒箭，倒臥在地，堪堪待死。是我將他背到早年一個老朋友家中，用藥救了，有一月光景，纔將命保住。他對我說起此間之事，我一聽就說他辦得不對。侄婿是富貴人家，嬌生慣養。醉師叔是峨眉有名劍仙，既肯自動收侄婿爲徒，他必看出將來有很好造就，豈是中道夭折之人？遇見家中發生這種事，就應該自己親身前往成都，拜求師尊到來除害纔是，豈可畏懼艱險？你父親早年仇人甚多，卻叫他去跋涉長路。侄婿雖然本領不濟，按着普通人由官道舟車上路，並不妨事。反是你父親卻到處都是危險。就算尋到醉師叔，也必定怪侄婿畏難苟安，缺少誠敬，不肯前來。怎麼這種過節都看不到？你父親再三分辯，說侄婿父母九房，祇此一子，絕不容許單身上路，又恐敵人伺機下手，一套強詞敷衍。我也懶得答理。因多年未見侄女，又配的是書香之後，峨眉名劍仙的門下，極欲前來探望。又因你父親再三懇託，請我無論如何都得幫忙，最好先去成都尋見醉師叔，婉陳詳情，請他前來。又說醉師叔如何鍾愛侄婿，絕不至於見怪等語。我看他可憐，因他還受了掌傷，須得將養半年，纔免殘廢。我將他託付了我的好友，便往成都碧筠庵去，見着醉師叔門下松、鶴二道童，纔知慈雲寺已破，醉師叔雲遊在外。那裏原來是別院，說不定何時回來，回來便要帶了松、鶴二童同往峨眉。我將來意說了。一想慈雲寺瓦解，這裏祇有閔小棠、王珊珊兩淫賊，估量我能力還能發付。等了兩三天，又去問過幾次，果不出我之所料。這後一次，醉師叔竟然回來又走去。聽松、鶴二道童說，醉師叔聽了這裏的事，祇笑了笑道：『你周師弟畢竟是富貴人家子弟，連門都懶得出，還學甚麼道？你傳話給張三姑，叫她回去，說你師弟雖然今生尚有兇險，祇是若做富貴中人，壽數卻大着呢。凡事有數，窮極則通，久而自了。』松、鶴二童關心同門，把詳情對我說了。

「我一聞此言，祇路遇熟人，給你父親帶了個口信，便趕到此地。日裏住在黔靈山水簾

洞內，夜裏連去你二伯父家探了數次。本想能下手時，便給你家除去大害，再來看望你夫婦。誰知到了那裏一看，閔、王兩淫惡還可對付，因爲慈雲寺一破，一些奉派在外的餘黨連明帶暗，竟有十三四個能手在這裏。你二伯父迷戀王珊珊，任憑擺佈，做人傀儡，對外還替他們隱瞞，祇說是他妻子孃家鄉下來了兩三個親戚，其實連他自己也不知來了多少人。如今鬧得以前下人全都打發，用的不是閔賊同黨，便是手下夥計。所幸他們至今還不知侄婿這面有了覺察，因避峨眉耳目，準備先將家中現有金銀運往雲南大竹子山一個強盜的山寨中存放，然後再借着你二伯家隱身，分赴外縣偷盜。末了再借公宴爲由，用慢功暗算你全家死穴，你全家主要數十人，便於人不知鬼不覺中，陸續無疾而終。最後纔除去你的二伯，王珊珊母子當然承襲你家這過百萬的家業，逐漸變賣現錢，再同往大竹子山去盤踞。你道狠也不狠？我見衆寡不敵，祇得避去。想了想，非由侄婿親去將醉師叔請來，餘人不是對手。他們雖說預備緩做，但是事有變化，不可不防。我一人要顧全你全家，當然不成。若單顧你父母妻子，尚可勉爲其難。意欲由侄婿親去，我明日便登門探親，搬到你家居住，以便照護。至於侄婿上路，祇要不鋪張，異派劍仙雖然爲惡，無故絕不願傷一無能之人。普通盜賊，我自能打發。天已不早，我去了。明早再來，助侄婿起程。」

說罷，將腳一頓，依舊一條紅影，穿窗而去。雲從夫婦慌忙拜送，已經不知去向。因聽張老四中途受傷，夫妻二人越加焦急，玉珍尤其傷心。因爲三姑性情古怪，話不說完，不許人問，等到說完，已經走去，不曾問得詳細，好不懸念。知道事在緊急，雲從不去不行，又不敢將詳情告知父母，商量了一夜。第二日天一亮，便叫進心腹書童小三兒，吩咐他如有女客前來探望少太太，不必詳問，可直接請了進來。一面着玉珍暗中收拾一間臥室。自己還不放心，請完父母早安，便去門口迎候。不多一會兒，老處女無情火張三姑扮成一個中等人家婦女，攜了許多禮物，坐轎來到。雲從慌忙迎接進去，稟知父母。那轎伕早經開發囑咐，到了地頭，自去不提。子敬夫妻鍾愛兒媳，聽說到了遠親，非常看重，由雲從母親和玉珍婆媳二人招待。雲從請罷了安，硬着頭皮，背人和子敬商量，說是在慈雲寺遭難時許下心願，如能逃活命，必往峨眉山進香。回來侍奉父母，不敢遠離，沒有提起。連日得夢，神佛見怪，如再不去，必有災禍。子敬雖是儒生，夫妻都虔誠信佛。無巧不巧，因爲日間籌思雲從朝山之事，用心太過，晚間便做了一個怪夢。醒來對妻子說了，商量商量，神佛示兆，必能保佑雲從路上平安，還是準他前去。

雲從聞知父母答應，便說自家擔個富名，這次出門，不宜鋪張，最好孤身上路，既表誠心，又免路上匪人覬覦。子敬夫妻自是不肯。雲從又說自己練習劍術，據媳婦說，十來個通常人已到不了跟前。這些家人，不會武藝，要他隨去何用？當時稟明父母，悄悄喚

了七八個家丁，在後院中各持木棍，和雲從交手。子敬夫妻見雲從拿着一根木棍當劍，縱躍如飛，將衆家人一一打倒，自是歡喜。雲從又各賞了一些銀子，吩咐對外不許張揚出去，說主人會武。子敬夫妻終嫌路上無人扶持，雲從力說無須，祇帶了小三兒一人。又重重託了張三姑照看父母妻子，然後拜別父母起身，循着貴蜀驛道上路。因爲想歷練江湖，走到傍晚入店，便打發了轎子，步行前進。

走了有四五天，俱不曾有事。最後一日，行至川滇桂交界，走迷了路，誤入萬山叢裏。想往回走，應往西北，又誤入東南，越走越錯。眼看落日銜山，四圍亂山雜沓，到處都是叢林密莽，蔽日參天，薄暮時分，猿啼虎嘯，怪聲時起。休說小三兒膽戰心驚，雲從雖然學了一些武藝，這種地惡山險的局面，也是從未見過，也未免有些膽怯。主僕二人一個拔劍在手，一個削了一根樹枝，拿着壯膽，在亂山叢裏，像凍蠅鑽窗般亂撞，走不出去。頭上天色，卻越發黑了起來。又是月初頭上，沒有月色，四外陰森森的，風吹草動，也自心驚。又走了一會兒，雲從還不怎麼，小三兒已坐倒在地，直喊周身疼痛，沒法再走。幸得路上小三兒貪着一個打尖之處，腊肉比別處好喫，買了有一大塊，又買了許多鍋盔（川貴間一種麪食），當晚喫食，還不致發生問題。雲從覺着腹餓，便拿出來，與小三兒分喫。小三兒直喊口渴心煩，不能下嚥，想喝一點山泉，自己行走不動，又不便請主人去尋找，痛苦萬分。雲從摸他頭上發熱，周身也是滾燙，知已勞累成病，好不焦急。自己又因喫些乾鹹之物，十分口渴。便和小三兒商量，要去尋水來喝。小三兒道：「小人也是口渴得要死，一則不敢勞動少老爺，二則又不放心一人前去，同去又走不動，正爲難呢。」雲從道：「說起來都是太老爺給我添你這一個累贅。我這幾個月練武學劍，着實不似從先。起初還不覺得，這幾日一上路，纔覺出要沒有你，我每日要多走不少的路。走這半天，我並不累。今天憑我腳程，就往錯路走，也不怕出不了山去。你如是不害怕，你祇在這裏不要亂走，我自到前面去尋溪澗，與你解渴。」這時小三兒已燒得口中發火，支持不住，也不暇再計別的，把頭點了一點。

雲從一手提劍，由包裹中取了取水的瓶兒，又囑咐了小三兒兩句，借着熹微星光，試探着朝前走去。且喜走出去沒有多遠，便聽泉聲聒耳。轉過一個崖角，見前面峭壁上掛下一條白光。行離峭壁還有丈許，便覺雨絲微濛，直撲臉上，涼氣逼人，知是一條小瀑。正恐近前接水，會弄溼衣履，猛看腳下不遠，光彩閃動，潺濛之聲，響成一片。定睛一看，細瀑降落之處，正是一個小潭。幸得適纔不曾冒昧前進，這黑暗中，如不留神，豈不跌入潭裏？水泉既得，好不欣喜，便將劍尖拄地，沿着劍上照出來的亮光，辨路下潭。自己先喝了幾口，果然入口甘涼震齒。灌滿一瓶，忙即回身，照着來路轉去。這條路尚不甚難走，轉過崖角，便是平路，適纔走過，更爲放心大膽。如飛跑到原處一看，行囊

都在，小三兒卻不知去向。雲從先恐他口渴太甚，又往別處尋水，他身體睏乏，莫非倒在哪裏？接連喊了兩聲，不見答應，心中大驚。祇得放下水瓶，邊走邊喊，把四外附近找了個遍，依然不見蹤影。天又要變，黑得怕人，連星光通沒一點。一會兒又颳起風來，樹聲如同潮涌，大有山雨欲來之勢。雲從恐怕包裹被風吹去，取來揹在身上，在黑暗狂風中，高一腳低一腳地亂喊亂走。風力甚勁，迎着風，張口便透不過氣來。背風喊時，又被風聲擾亂。且喜那柄霜鐔劍，天色越暗，劍上光芒也越加明亮。雲從喊了一陣，知是徒勞，祇得憑借劍上二三尺來長一條光華，在風中掙扎尋找。不知怎的一來，又把路徑迷失，越走越不對。

因在春天，西南天氣暖和，雲從雖祇一個不大的隨身包裹，但是裏面有二三百兩散碎銀子，外加主僕二人一個裝被褥和雜件的大行囊，也着實有些分量。似這般險峻山路，走了一夜，就算雲從學了劍訣，神力大增，在這憂急驚恐的當兒，帶着這些累贅的東西，一夜不曾休息，末後走到一個避風之所，已勞累得四肢疲軟，不能再走。暗想：「黃昏時分，曾聽許多怪聲，又刮那樣大風，小三兒有病之身，就不被怪物猛獸拖去，也必墜落山澗，身爲異物。」祇是不知一個實際，還不死心，準備捱到天明，再去尋他蹤跡。此時迷了路徑，劍光所指，數尺以外，不能辨物，且歇息歇息，再作計較。便放下行囊，坐在上面，又累又急，環境又那麼可怕，哪敢絲毫閤眼。祇一手執緊霜鐔劍柄，隨時留神，觀察動靜。山深夜黑，風狂路險，黑影中時時覺有怪物撲來。似這樣草木皆兵的，把一個奇險的後半夜度去。

漸漸東方微明，有魚肚色現出，風勢也略小了些，纔覺得身上奇冷。用手一摸，業已被雲霧之氣浸溼，冷得直打寒噤。雲從先不顧別的，起立定睛辨認四外景物。這一看，差一點嚇得亡魂皆冒。原來他立身之處，是塊丈許方圓的平石，孤伸出萬丈深潭之上，上倚危崖，下臨絕壑。一面是峭壁，那三面都是如朵雲凌空，不着邊際。祇右方有一尖角，寬纔尺許，近尖處與右崖相隔甚近。兩面中斷處，也有不到二尺空際，似續若斷。因有峭壁攔住風勢，所以那裏無風。除這尺許突尖外，與環峰相隔最近的也有丈許，遠的數十百丈之遙。往下一看，潭上白雲滾莽，被風一吹，如同波濤起伏，看不見底，祇聽泉聲奔騰澎湃。雲從立腳之處最高，見低處峰巒僅露出一些峰尖，如同許多島嶼，在雲海中出沒。有時風勢略大，便覺這塊大石搖搖欲墜，似欲離峰飛去，不由目眩心搖，神昏膽戰。哪敢久停，忙着攜了行囊包裹，走近石的左側。一夜憂勞，初經絕險，平時在家習武，一縱便是兩三丈的本領，竟會被這不到兩尺寬，跬步可即的鴻溝嚇住，一絲也不敢大意。離對崖邊還有兩三尺，便即止步，將劍還匣，先將行囊用力拋了過去，然後又將小包裹丟過，這纔試探着往前又走了兩三步，然後縱身而過，脫離危境。